

听黄仁宇讲

王忆城◎著

中国大历史

从《万历十五年》到《现代中国的历程》

对近年最受欢迎的史学专家

黄仁宇作品
Huangrenyu Works

精心修订，权威解读

内容更详尽，语言更通俗

由小事件看大道理，偶然中见到必然，平凡中洞见非常，联系中发现规律
以大历史观，窥探中国历史数千年的全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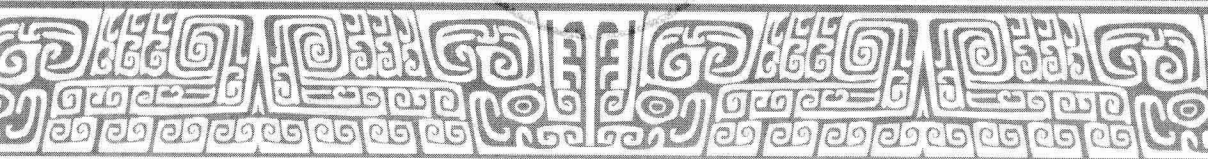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听黄仁宇讲

王忆城◎著

中国大历史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听黄仁宇讲中国大历史 / 王忆城著. —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430-7179-7

I. ①听… II. ①王… III. ①中国历史—通俗读物
IV. ①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7182 号

著 者: 王忆城

责任编辑: 方 雷

封面设计: 雅格书装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 430015

电 话: (027) 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 zbs@whcbs.com

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前言

与大历史对话

2000年1月8日，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于纽约的一所医院，享年八十二岁。就在黄先生去世前，他还跟太太格尔看了场电影，颇具某种宿命的是，在去电影院的路上，他和夫人谈论的正是身后事。他说：“老年人身上有这么多的病痛，最好是抛弃躯壳，离开尘世。”

人世间的许多事情，从事后的眼光来看，似乎都充满了冥冥的注定，从黄仁宇先生一生的行迹来说，同样如此。如果以他开创的“大历史观”的视角而言，从1938年7月他考入中央军校的那刻起，他与历史本身就结下不解之缘。按照黄仁宇先生自己的说法，只有放长眼光，才能透彻个人在时间洪流中的翻腾的姿势与态度。因为经历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黄仁宇先生本人也已指出：“要解释明白的则是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

不可否认，在史学界黄仁宇先生是个“异数”。这倒并非因为《万历十五年》的缘故，实际上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与费正清教授的合作中，因费注重分析，黄注重综合，前者为历史研究的主流，后者则多少有些极端。使得黄先生所谓“不务正业”、“歪门邪道”的评语就已弥

漫学界，费先生宅心仁厚，不会传如此闲话，而是好事者多言。自1982年《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出版以后，对黄仁宇先生的各种无端指责更是甚嚣尘上。

宽厚者说其为“历史界的琼瑶”，只叙个人情感，而不重历史考据；恶毒者则直接谓其“下里巴人的精神游戏”。毋庸讳言，在进入有系统的学院式的历史训练之前，黄仁宇先生是有名的历史学家中“唯一一个进大学以前有过漫长的，非学院生涯、底层生涯的人士”。黄仁宇先生接触历史，无疑是半路出家。然而正是由学生、兵士、军官、留学、打工的经历，才使黄仁宇先生比起一般的学者，对历史背后的事件真相有更深入的理解，正因如此，在他对历史事件的阐述中，才能发别人所不能或无视的观点，才能写出《赫逊河畔谈历史》、《中国大历史》、《放宽历史的视野》和名声远播的《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先生所谓的“大历史观”，虽以“大”称，但如《万历十五年》开头所叙“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一样，黄仁宇先生以“私人学者”的身份鸟瞰历史，不作通史，只用显微镜式的描写手法分析历史的剖面，有机地融合了正史和野史，使读者在漫漫而繁杂的历史事件中看透一般规律。

研究者尽可以从“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文字清新俊朗”、“学识严谨史观博通”等方面来探讨黄仁宇先生成功的原因，但是就刚才所言，实际上黄仁宇先生最大的成功，是为史学界提供了一种新的窥视历史的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感谢黄仁宇先生在1979年3月27日的“失业”，因为此后先生便以著述为业，有更多的精力与时间在“大历史”观下为他的读者寻找出细节之下的微言大义。事实上作为一个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有着自己的幸运，时代与经历让黄先生同时拥有东方和西方的视角。一如著名学者方舟子博士在他的《悼念黄仁宇先生》一文中指出的：“黄先生是当代中国学者中，罕见的具有见微知著、融会贯通的驾驭史料能力的‘通史’之才。他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所做的独到思考，已经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许多中国学人。”

“大历史”的本质是以小见大，这也与黄仁宇先生的追求有密切

关联。在黄先生看来，做一个像钱穆那样的平民学者远要比高高在上的所谓权威更值得去努力。因此，争论黄先生的作品是通俗还是学术其实没有多大意义，他的出现，实际上让更多的人愿意去接受看似枯燥的历史。这样的意义或许黄先生不曾感受，但借用先生的观点，如同他所说的“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时值黄仁宇先生逝世十周年，以拙文为念。

目 录

contents

前言 与大历史对话 /1

序章 黄仁宇小传

长沙白茉莉：少年黄仁宇与他的家庭 /2

戎装马革：军校及抗战时光 /4

赫逊河畔谈历史：求学在美国 /7

波折的荣誉：《万历十五年》现象 /11

第一章 从大秦到西汉：历史进三步，退两步

秦始皇：左手艺术胆魄，右手魔君铁腕 /16

“文景”：在危机中寻找转机 /20

汉武帝：如此精明，却又这般愚暗 /23

个性司马迁与反个性班固 /26

“影子帝王”——霍光 /30

一个书呆子的经济改革 /33

第二章 装在旧瓶里的东汉王朝

- 公元25年的一场“救市” / 39
- 宫廷里两个阴暗的“物种”：外戚与宦官 / 42
- 公元169年：坏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 45
- 踩着儒学做大官，世间已无读书人 / 49

第三章 寻求破局之法的魏晋南北朝

- 统一在权力资源重组下完成 / 55
- 欲望出轨，八王之乱 / 58
- 五胡乱华：一段癫狂的黑暗史 / 61
- 北伐：一场毫无收益的短线投资 / 64
- 淝水之战：两种命运在血色岔口中展开 / 68
- 拓跋氏：刀锋上寻找核心竞争力 / 71

第四章 隋唐何以如此多娇

- 阳谋圣手隋文帝 / 77
- 隋炀帝：死在“资本扩张”路上的官二代 / 80
- 贞观之治：高山仰止的幸福标签 / 83
- 寂寞于她，只是个笑话 / 87

第五章 是谁制造了大唐的拐点

- 李杨之恋：好梦由来最易醒 / 92
- 安史之乱：权力炒家超限战 / 95
- 藩镇之乱：权力博弈制造“后安禄山时代” / 99
- 黄巢：原来不过是插曲 / 102

第六章 盛装下的苍凉：两宋风云

- 赵匡胤：一个不老实的厚道人 / 108
- 澶渊之盟：金元政治换来百年安静 / 111
- 王安石与他的财政商业化运动 / 114
- 靖康耻腰斩了大宋繁华 / 117
- 买公田：贾似道破解金融难题 / 121

第七章 元帝国：狼性征服却黄昏已现

- 成吉思汗：十三世纪领袖的全球化 / 126
- “以退为进”，忽必烈成为最大赢家 / 130
- “征伐日本”的非正常死亡 / 133
- 元顺帝：生存之后才能生活 / 136

第八章 大明朝的死弯儿

- 一个农民改变国家性格 / 141
- 朱棣创造多元化利益链 / 144
- 郑和下西洋：国力的透支消费 / 147
- 朱瞻基在逆境中转型 / 150
- 一场失去控制的货币战争 / 153

第九章 大败局：万历帝与颓唐的晚明

- “温水”中的万历十五年 / 158
- 张居正和一个国家的财政突围 / 162
- 海瑞：模范人生从清官开始 / 165
- 戚继光：“特立独行”的孤独将领 / 169
- 李贽：在沉闷时代寻求终极快乐 / 172

第十章 读不懂的清朝

吴三桂：一半是孤寂，一半是悲凉 / 179

清初盛世：牛市在青春期到来 / 181

乾隆和他失去推动力的朝代 / 185

1800年：大衰退的前夜 / 188

悲剧，从自以为是开始 / 191

国运在甲午战争中崩盘 / 195

第十一章 跌宕一百年：彷徨中寻求破局之道

自强运动：留着“辫子”干现代化 / 200

百日维新：书生围坐对枯棋 / 204

义和团：时代铸成的坏脾气 / 207

民国：俎上肉与自由歌 / 210

蒋介石：新势力的成长困惑 / 213

第十二章 人性的六张面孔

孔子：国民性的启蒙领袖 / 218

孟子是充满感情的“革命党” / 221

曹操：爽直可爱真小人 / 224

竹林七贤：放荡不羁不是他们的宗旨 / 227

司马衷：悲剧中的喜剧人物 / 231

刘子业与萧宝卷：垃圾时代的垃圾股 / 233

听黄仁宇讲中国大历史

序章

黄仁宇小传

(1918-2000)

听

黄仁宇

讲

中国大历史

长沙白茉莉：少年黄仁宇与他的家庭

对于少年黄仁宇来说，令他最为恼羞的，莫过于下雨天别家的孩子穿时髦的雨鞋，而他只能光脚踏着木屐，在湿漉漉的街巷发出沉闷无趣的声音。他偶尔会向父亲黄震白抱怨，但更多时候，他只能独自忍受内心的痛苦。家庭的现状让他不得不接受眼前的一切。

1918年，黄仁宇出生在长沙一户破落的小公务员家庭。除了简单的三餐，如果想在长沙街头买些烤番薯、烤玉米或是别的零食填嘴，那么只能去梦中相见；口腹之欲多少还能忍受，但多数同学出于学习的需要都拥有一支漂亮的钢笔，而他因家中拮据，拿到手的却只能是普通的毛笔与墨汁，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心灵的痛楚时时折磨着他，无法抹去。

黄仁宇的童年生活原本不需要这样寒酸甚至窘迫，黄震白完全有能力使他的妻儿过上体面的日子，并得到他人的尊重。黄震白年轻时曾以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于福建讲武堂，也曾受校长许崇智影响加入同盟会，也算是元老级人物。1911年，许崇智参与发起福州起义，宣布福建独立，不久黄震白即被许任命为参谋长。

后许崇智一路高升，从陆军第十四师师长到福建北伐军总司令，到中央监察委员，兼国民党中央军事部长，再到粤军总司令，直至广东省政府主席，其身边人也随之飞黄腾达，黄震白也不例外。虽然期间因袁世凯称帝而使其四处逃避，但袁死后黄的生活又恢复平静与安定。

只是好景不长在，云漂水流之后，蒋介石因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身亡，开始借此以各种借口排挤许崇智。1926年2月，蒋介石以其军力为后盾，用一封薄薄的劝退信逼自己的这位结拜义兄离开了广东，从此从中国的政坛上消失。

许崇智的离开是黄震白，同时也是整个黄家的转折点。出于传统的军人荣誉感，他不甘为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服务，更不愿意为其他军阀卖命，无处选择的黄震白只得打道回府，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在机关单位随便找了份差事以养家糊口，黄家的生活顿时从高峰跌落至谷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黄震白的人生是失败的，他没有能够以自己拥有的资源去谋划一份至少不会像这般拮据的生活。但就人格而言，黄震白无疑是高贵而令人尊敬的。他没有随波逐流，更没有沉沦黑暗，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对这个黑暗的世界作出了抗争。然而，在世道纷乱的年代，这样一种抗争显得软弱而无力，生活的现实逼迫着一家之主必须将眼光放在近处。在黄震白看来，自己的人生也就这样了，但儿子却不能像他那样做一个沉沉浮浮、没有出息的普通人。

在黄仁宇还未设定自己的人生轨迹时，身为父亲的黄震白抢先为他铺好了道路：顺利考上大学，然后寻个体面的工作。当时所谓体面的工作，除去在洋人开设的银行、商社以及海关、电报局外，就是做律师、工程师等等实用职位。这是当时黄震白对这个儿子最大的希望。

黄仁宇虽然对理科没有多大兴趣，但是出于孝顺还是同意了父亲的规划。事实上，少年黄仁宇对文学创作情有独钟，他十四岁时就已是《湖南日报》副刊的特约作者，而且还画得一手好画。他所写的世界名人传记，每篇都有他自己手绘的人物画像。年少时在文学上打下的基础，与其以后的历史著作扫脱严肃呆板的桎梏不无关系。

彼时的黄仁宇还想不到那么遥远，他所要做的就是在喧闹的社会环境中完成他的学业，考上好的大学，然后找份好的工作。然而内心所想永远敌不过外部事件的发展变化，黄仁宇想要安分守己地做个“乖宝宝”，但是社会的浪潮却无法让这个已小有思想的年轻人安坐于教室，

对外面的世界无动于衷。

那时的黄仁宇已是一个中学生，与其他热血的同学一样，对湖南省主席何建指定的迂腐老旧的校长颇为不满，一致要求省政府撤换校长，并停止在体育课中进行军事训练。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斯巴达式的野蛮教育。在政府还未做出表态之前，黄仁宇的父亲却率先有了动作，他不仅要求儿子停止这种毫无尊长的行为，更亲自跑到学校监督儿子的学习。

其实黄震白并非怕事之人，如果他胆小如鼠，毫无骨气，那么他早年也不会加入同盟会。实际上，我们可以将他称作“中国式的男人”，为了生活，他可以忍耐一切，而为了尊严，可以放弃一切。这个尊严是家庭，也是国家。尤其是对军人出身的黄震白来说更是如此，从一件小事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点，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黄震白起先要求家人远离这场战争，但没多久还是毅然让两个儿子参军卫国。几十年后黄仁宇在学术问题上对权威的不屈与坚持，与父亲的这一性格不能说毫无关系。

父亲对孩子的影响，多数都是在潜移默化中完成的，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当时没有太多的感触，而在时光流逝之后，孩子成为老人，才能真正体会父亲的用心。黄仁宇也是如此。他自认是个幸运者，能在乱世成长进而成熟，使他对外界洞若观火，一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这样的背景让我看清，局势中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这样一种独特的视角对他日后创立大历史观有着莫大的帮助。

戎装马革：军校及抗战时光

1936年，十八岁的黄仁宇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开大学，并度过了一年快乐而充实的大学生活。如果不出意外，大学四年的光阴都将以这种方式度过，并在此间留下最为美好的回忆。如所有年轻而不甘寂寞的大

学生一样，血气方刚的黄仁宇也以自己的方式憧憬着美好的生活。然而第二年夏天，北京卢沟桥的枪声打破了所有人的好梦。从这一天起，每个人的人生都将因为抗战而发生改变。

有志青年都报名参军去保家卫国了，黄仁宇开始坐立不安，他也希望自己能像那些奔赴前线的同学一样，穿起军装扛起枪，但是他不能违抗父亲的意思。父亲要求他不要放弃学业，好好念下去。在黄震白看来，这场战争虽然会导致很多人家破人亡，但并不会持续太长时间，贸然投身行伍未免不妥，何况，黄家已经有两个儿子参军了。

正在黄仁宇犹豫不决之际，时间已到了8月28日，这一天，出于形势上的考虑，国民政府教育部分别授函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指定三所大学在长沙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黄仁宇也就自然地留在了学校。

安定的学校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一个月后，南京城破，武汉告急。长沙的局势也已到危急时刻。此时的长沙临大已乱作一团，大家都在忙着搬运自己的行李，还有学校的教具。教育部已下达命令，让长沙临大紧急迁往云南昆明。1938年4月2日，长沙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在学校准备撤离长沙时，黄仁宇改变了去昆明的决定，他找到父亲，说自己还是想参军。黄震白沉思再三，告诉儿子，参军可以，但必须考入军校，以正式军官身份进入军界。1938年7月，黄仁宇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中央军校原在南京，后迁于成都。黄仁宇从考试地汉口到成都的路途可谓充满了一波三折。先是接到命令到宜昌待命，结果这一待命“待”了足足三个月。踏上去成都的路途时，已经年关将至。

黄仁宇考入的是中央军校第十六期，于1939年1月1日开学，1940年12月25日毕业。中央军校建校之初学制并无定规，自第八期开始制度化，定学制为三年。第一年为人伍生教育，之后实行为期两年的正式学生教育，成绩合格毕业后分配至各部队任见习官半年，随后即可以少尉军官补用。战争为特殊时期，因此学制缩短为两年。

在黄仁宇看来，军校的训练，有时充满了禅宗的意蕴。有时一名教官

会伸出一只手在他们前方，测试学员是否眨眼，同时，另一名教官藏在他们的身后，出其不意地伸出两只手指，掐住某人的后颈，看他绷紧的身体是否会像袋鼠一样，用脚趾头往前跳。如果是，就表示他仍需练习。

在军校枯燥乏味的训练中能时常出现这样有意思的教官和教程，倒也是不错的。教官强调的专心一致，不受外在干扰也成为黄仁宇日后坚持的学问原则。

军校毕业后，按规定黄仁宇需到基层部队见习半年，但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和一个叫田海男的人直接奔赴前线，他自己也成了一名正式的排长。有如此待遇，黄仁宇要感谢一个人的帮助，那就是田海男的父亲田汉。黄仁宇与田汉相识于1938年的春天。那段时日，黄仁宇没去昆明，而是为寻找投考军校的机会留在了长沙。为了补贴家用，也为了长长见识，黄仁宇去当时影响力极大的《抗战日报》应聘，结果求职成功，成了这份爱国报纸的编辑，因为这个机缘，他又与在同一报社的廖沫沙相识。两人是同乡，又实际上主持着报社的日常编辑工作，寝则同床，食则同桌，关系特别的好。除了工作关系，同样出身于军人家庭，也使两人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

两年后，黄仁宇从排长升为代理连长，不过在当时军队基层单位普遍不满员的建制下，黄仁宇的连长实际上也只是一个加强排职位。他的只有三十六个士兵的连队隶属于第十四师，驻防地为云南边界，当时为与日军对峙的最前线。边界之地，交通闭塞，后勤不足，使黄仁宇觉得自己身处古代。虽然第十四师一度拥有中国军队当中“最精良的武器，配装最新的步兵装备、德国头盔、防毒面具、帐篷等等”，但所处的环境并不能让他感到满意。在黄仁宇看来，他们的生活是盟军不可能理解的。因为“在美国，从华盛顿的政府到乡村地带，有许多的联系，如公路网、法庭制度、银行、电台、报纸、执法单位、民间团体、包括零售贸易在内的商业服务等”。

就在他焦急地等待能随部队痛击日军，立功受勋时，一个噩耗传来：父亲去世了。

因为邮路不畅，父亲的死讯花了整整一个月才传到黄仁宇的手中。

黄仁宇请了长假回家乡奔丧，回来后，他已不能去野战部队服役，被调到司令部从事文书的工作。这样的工作或许对他的特长来说有了用武之地，但机关单位无聊缺乏生气的生活与工作内容让他感到深深的不适。窗外的炮声隆隆与窗内的死水一潭形成鲜明的对比，黄仁宇始终在寻找机会，有朝一日能重上战场。

1943年2月，由缅甸撤退至印度的新二十二师、新三十八师，以及由国内空运而去的新三十师组成新一军，首任军长为郑洞国。黄仁宇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我去他（郑洞国）在重庆的旅舍客房见他，谈了数分钟。在我们飞往印度时，我被派到他的营区当参谋，官拜上尉。”就这样，黄仁宇再一次亲临炮火横飞的战场。

黄仁宇在这支军队里待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将领与美国的史迪威的冲突，前者因没有对部队的实际指挥权而恼怒，而美国人在多数事情上的我行我素，丝毫不顾及中国人感受的做法，也使他们很难获得中国人的全面信任与配合。黄仁宇日后的回忆录里留下了许多有关此类的记录。对他来说，这段日子是值得怀念的，并没有任何不愉快的记忆。

我们可以将这段话理解为他在炮火与文字间找到了极好的平衡点。因为在艰苦的战火岁月中，他也不忘用手中的笔及自己的写作才能将战场上所发生的一切记录下来，登载于各大报纸上。年轻气盛，加上为了写最独家的报道，黄仁宇多次不顾生命危险出没于寸草不生的险要地带。1944年，黄仁宇在缅甸密支那负伤，生命几近垂危，好在终究渡过难关，因此获颁海陆空军一等奖章。

赫逊河畔谈历史：求学在美国

抗战胜利后，黄仁宇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但这仅就生活本身而言，在情感方面，却犹如汹涌的波涛，接连两次冲击了他尚未成熟的胸